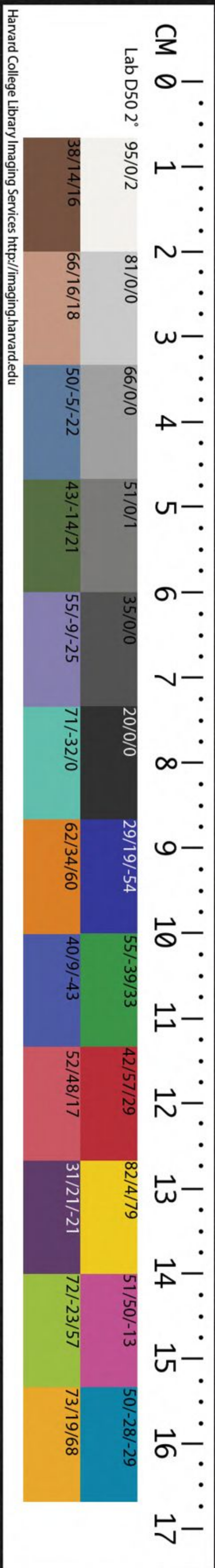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8 1950

T2527/0202.1

6



戰國策卷之十二目次

趙策二

孝成王

惠文王子名丹元年報王五十年丙申也在位二十一年卒

○○○左師公說長安君為質

○○○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

○○○虞卿論講秦不成

○○○樓緩虞卿論講秦得失

○○○魯仲連不帝秦

○○○公孫龍止平原君受封

○○○諒毅通使於秦

○○○虞卿與趙王論從



溫陵張星徽北拱評點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馮忌論燕不可攻
 ○○○或說張相國重趙
 ○或說建信君困葺
 ○希寫見建信君
 ○○○建信君欲橫

○平原君規平陽君
 ○○○魏牟說趙王
 ○苦成常說建信君勿收
 ○魏從說建信君
 ○李伯為代郡守



卷之十二



溫陵張星按北拱評點

○○○左師公說長安君為質孝成王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此元中

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宋隱曰孔衍云長安君惠文后之小子也

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孽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拒諫

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

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

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
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
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
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
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
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
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
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
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或太

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為子孫侯

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

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

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

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含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

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

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

齊齊兵乃出于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

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天下要書 卷二 趙策

此文精神俱在前半及正論處不煩言而已解。儲在陸
月影映花花影侵月更得微風搖動而月魄花魂愈覺淡雅宜
人文致似之。唐錫周

託舒祺即已暗射長安君自稱衰老所以要託舒祺即已暗射
太后當使長安君出簾讀至此者誰不以為必將舒祺作把柄
排闥直入矣却偏要漾開別提出太后所愛之燕后與長安君
兩兩比形不惟使前文託舒祺處痕迹都化亦以其所明通其
所蔽納約自牖之道也諫與說俱宜用此法則言易入而應也
如響豈獨用之婦人為最宜者乎惟孟子最善此七篇中乃時

有之。○太后者鮑注惠文王威后案索隱曰吳娃至此在六十
左側亦可稱老東唐徵言太后終三十有奇者誤也又武靈王
二十五年惠后卒索隱曰謂武靈王之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
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
卒是也索隱之意蓋以太后即惠文后惠文后即吳娃非惠文
王后也愚攷世家稱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
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章而立何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
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是吳娃已先主父死不得至孝成
時猶在太后當是惠文王后孝成二年所稱惠文后卒者即太

后也。武靈王二十五年所稱。后卒者當即吳娃。史言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是矣。索隱俱誤。但惠文之立也少。立三十三年卒。后年當與之上下。未應衰老至此。故東唐微言太后纔三十有奇者為得。史書往往多文人騁才之過。豈可盡信。光按

○ ○ 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 孝成王

秦王

昭

謂公子他

曰

昔歲殺下之事

韓為中軍

以與諸侯攻秦

韓

謂絕一日為散地近故云

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

日者秦楚戰於藍田

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惟便是從韓之

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

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

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為和合韓陽告上黨之

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

惠想令韓興兵以上黨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臣請悉發守
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
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斬蕪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
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
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趙王喜言平陽君而
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
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
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
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除其禍也秦被其

○蘇○守○止○蓋○知○人○臣○之○節○者○
○本○天○風○謂○

○事○風○土○步○步○機○變

○裁○曰○

○名○陰○不○勝

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

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

渭水漕東入河洛

吳注牛耕積穀水漕通糧秦於

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眾攻

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

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

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

○諫○勝○禹○誤○國

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

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

○萬○他○大○施○恩○貴○為○後○一○笑

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曰是吾處三

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奉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

案諸臣皆智謀足恃，旗鼓相當，若勝禹與豹同心，則韓計窮而趙國安於磐石矣。一言而覆邦家，吾於平原有深恨焉。北拱

虞卿論講秦不成 孝成王

秦趙戰於長平，趙亡一都尉。鮑注軍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

係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講。

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且王之

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

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

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乃可

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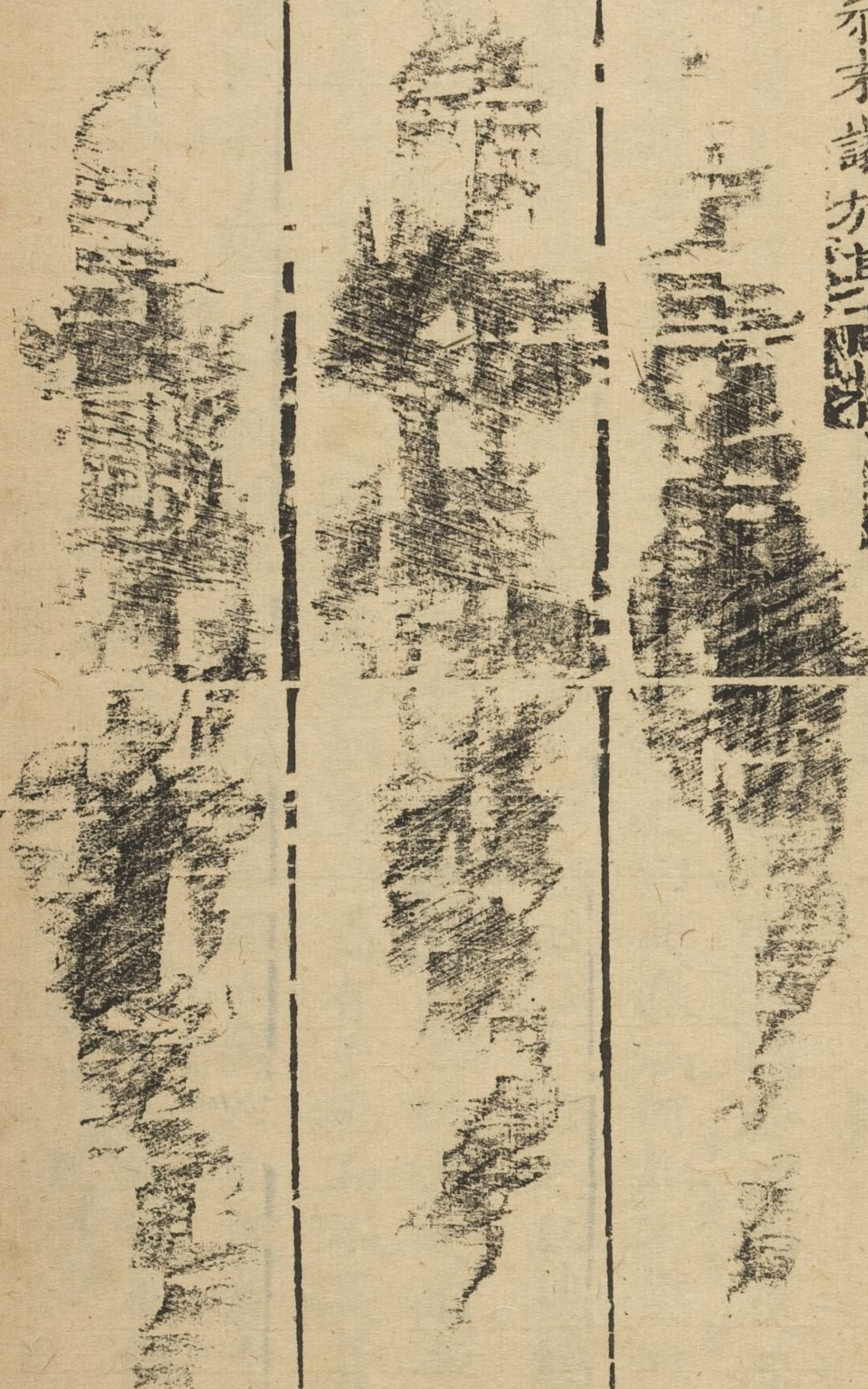
曰：寡人使平陽君講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為何如？虞卿曰：王必不

得講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三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

卿無言不効無謀不忠大要歸於結和隣國以自重而使秦反輕此至當之說也。黃東發

與後篇俱論講秦而主意却別。此重在附楚魏以疑秦。正所以成其講耳。一講而四十萬可不破矣。冠忠愍勸真宗親征卒成澶淵之盟似之。蓋和則另有和法決非全軀保妻子之臣所得。

參末議於其兩端。此其



卷之六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天下要書 卷十二 趙策 八

樓緩虞卿論講秦得失 孝成王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

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

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

王亦聞夫公甫文伯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

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

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

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

言之必不免於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

天下要書 卷十二 趙策 八 塞翁失馬

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乎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要○問○使○王○自○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貧○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

○一○詰○悟○來○
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

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

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

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

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

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

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勿講。秦

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

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

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以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敵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夫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夫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更醒更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小得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

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

勝者則必在於秦也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

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

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哉樓子之為秦也夫趙

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

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

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

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

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士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

天下要書卷一趙策

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發明割地之害。徹始徹終。略無遺漏矣。儲在陸

案史長平之役。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其攻之不遺餘力矣。夫不遺餘力而竟引歸者。是時趙之精銳幾盡於長平。趙人大震。然秦亦罷矣。夫秦既罷而猶索六城者。則乘其國兵新破。人人自危而恐之。以不得不然之勢也。六城一效。是趙再敗而秦再勝也。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止。自古以賂敵免患者。大率皆蹈此弊。而當時君相特為剗肉醫瘡之計。而不知其敗亡立至。豈不痛哉。樓緩

新從秦來。則金縱秦。檜還之榜樣也。其為為秦無疑也。縵以公甫文伯之巧言。文其一心為秦之奸詐。則檜力主和議之榜樣也。其為傾趙無疑也。且縵欲以六城予秦。而不能保秦兵之不至。則檜太平二策。欲以南人歸。北人歸。北之榜樣也。其為伎倆畢窮。醜態盡露。無疑也。然宋知檜之奸。而復用知和議之不可。而猶成。而趙猶卒從。卿言吾於是嘆非獨卿之不可及。千古帝王當以其言為著。蔡即孝成之膽智。蓋猶度越有宋諸宗上也。夫委肉以當餓虎肉。盡則身隨之。此事理之淺顯易見者。奈何既失之於遼。而又失之於金。既失之於金。而乃復失之於元。

也耶。更有恨者。秦檜未伏誅一節。夫其倡和議。殺武穆。所以出力為金者。殆將有邦。昌劉豫之望。然使事果至此。金亦必不檜容矣。夫檜不見誅於金也。宋未亡也。夫宋之未亡也。檜之幸也。天猶祚宋。故不誅檜。然天即不假手於金。亦何難誘高宗之衷。正法以謝天下哉。夫檜死。則和議不成。和議不成。則宋不終於南。天欲使宋終於南。故不誅檜。然則小人乃奔走於天者也。讀史者。又何恨焉。是一篇辨難攻擊文字。所以其文如拳鬪。不復放此字。鬆前從引兵而歸四字。折入後從來年復攻四字。折入總是乘其縫罅而攻之。所以一折即倒。段段靈活。有勢說。

之訣即文之法矣。北拱

魯仲連不帝秦 孝成王

此九九年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

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

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閔王益

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

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

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

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眾折於外，今又內圍邯

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

鮑注：間，謂微行。

亦歸帝，倒句法。吳注：今之齊視閔王已益弱。

吳注：稱謚。追書之辭。索昭：丁與閔王二字俱衍。文：吳說，終是強。

也。

析義云：秦一。

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幸垣衍曰先生獨未

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

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幸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

王烹醢梁王幸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已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

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

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

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

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

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

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

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鍵攝衽抱几視膳

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籩不果納不得入於魯

將之薛假余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吊夷維子謂鄒之孤

曰天子吊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吊也

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

○盧謂列王太子安王○驕如王義○云而母婢罵烈○王后也○

○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幸○垣○衍○曰○先○生○獨○未○

○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

○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幸○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

○王○烹○醢○梁○王○幸○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已○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

○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

○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

○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

○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

○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

○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

○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鍵○攝○衽○抱○几○視○膳○

○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籩○不○果○納○不○得○入○於○魯○

○將○之○薛○假○余○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吊○夷○維○子○謂○鄒○之○孤○

○曰○天○子○吊○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吊○也○

○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

○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食○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

○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

○

○

○

○

○

○

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未如鄭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讓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也適會二字便把無忌救趙之功亦推在仲連身上文人李李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仲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

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

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自首至尾皆浩然之氣讀之真令頑廉懦立東晉恨無其人南

宋得此意者胡寅與謝枋得耳○節奏妙絕波瀾妙絕國策第

一篇文字 俞寧世

此戰國一大關目也是時三晉畏秦如虎欲奉以虛名而不知

虛名即是實事請隧問鼎所以必力爭者名器一假人則裂冠

毀冕不已甚乎拔本塞原不已深乎隧一請即晉已天子自為

鼎一問即楚已天子自為天子自為者無天子之名而有天子

之事也。無天子之名。而有天子之事者。尚凜凜乎不可況。既有天子之事。而又加以天子之名者。其又烏乎可哉。周之為周。七國之為七國。惟此虛名相羈縻而已。若并此而去之。則稱制罷侯。不待見於祖龍混一之日。而綱常名義掃地盡矣。先生攘臂奮舌於羣兇醉夢之日。真中流砥柱也。矣。風高節卓。有千古。畏秦兩字。是一篇小眼目。天下之士四字。是一篇大關鍵。畏秦所以帝秦。然畏人者鼠子耳。見畏於人者亦鼠子之魁者耳。天下之士。是出手做得事。人何畏於鼠子哉。辛垣衍既以魯連為齊國高士。又云觀先生玉貌。非有求於平原者。及至再拜起謝。

乃云始以先生為庸人。非前後判謬也。作者本意欲煞出天下之士四字。故先以庸人句激起。備盡跌宕之妙。然更奇者。此處欲以庸人句激起天下之士。乃先於前路魯連對平原口中。以天下賢公子句激起。非天下賢公子句。特特與之相配。為兩頭關鎖。又極盡照應之妙。其節制緊嚴。何異李光弼程不識之將兵。辛垣衍不肯見魯連。一縱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一縱。故意放開。突接出鬪筍合縫。來有兔起鶻落之勢。此以縱為妙者。也。魯連欲助趙。一追梁之比於秦。若僕一追。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一追如登峭壁懸崖。異樣奇險。到後更攻到辛垣衍身上。

去則天路已絕地脉不通更無轉側處了然後一筆跌落此天
以追為妙者也手法高不可攀○前而說梁之比秦若僕已屬
不堪之極後云未如鄒魯之僕妾將僕字掃下一層尤寫到不
堪之盡情極致處掀翻騰擲咄咄逼人○寫辛垣衍胸中已長
知仲連不帝秦唯恐落其圈套故未見之先故作推諉既見之
後口口遮欄甚至自認梁比秦為僕意謂可以避魯連之鋒矣
而不知利刃即從此刺入寫兩人機關相對軒昂者慨當以疎
衰頹者垂頭喪氣真有化工肖物之能北拱

公孫龍止平原君受封孝成王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

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鬪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

國患者平原君之力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

之地公孫龍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

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為相國者以親也故夫君封

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

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

受令乃不受封

欲說今日之封之不可受。却反追至前日之封之已不可受。而姑受則今日之不可受。意愈明。此謂之透上一層法。又謂之加一倍寫法。固宜其片言破的也。○趙勝失計於馮亭。以挑秦禍。使趙之丁壯幾盡。而邯鄲垂危。其罪大矣。雖以請救。而僅存功。不足以贖罪也。顧不自責。而反自多。毋乃恥心盡喪乎。乃之云者。幸之之詞也。緩之之詞也。蓋深誅其一念受封之可笑。而不受封之甚晚也。史筆之森嚴如此。北拱。

諒毅通使於秦 孝成王

鮑注。秦昭五十年。拔車。魏地邑。秦國邯鄲。魏信陵救之。故解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

邯鄲而取寧。此九年。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

此必加兵伐為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

其人也。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

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

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庭。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

王無絕其權。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

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

曰下臣之來因願承大國之意也。且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

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

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

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食之味於口未嘗不

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

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刻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

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

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

厚遇之。

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

厚遇之。

彷彿國佐對晉而左雅鍊策刻摯聲味自別。儲在陸

不敢謂趙豹平原不當殺。只謂華陽涇陽必不忍見其殺。直從

對面處梳櫛其本心之自然發露者。妍以婉亦峭以健。惟此文

足以當之。書辭便極苦心。若說無罪未免唐突秦王。若說有

罪又未免看低趙王。歸之使者甚為得體。春秋戰國之世大抵

行人所關最重。偶爾失辭而怒隣啓釁。蔑不由之。似此不亢不

隨。正大有一副當才料在。吳猶以奪政之許為殺責苛矣。北拱

○虞卿與趙王論從孝成王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為入去聲

必語從虞卿。人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言為我也

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意外乃妙

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更出意外

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

從非有害於魏。魏之求從亦非過。特反詞以引起王亦過耳。筆

意欲空玲瓏。乃得之粧點園亭者。故字字拗曲有味。北拱

○○○馮忌論燕不可攻 孝成王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

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

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

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

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

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

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

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精。緊。不。浮。其。機。勢。之。快。利。如。順。風。之。帆。一。息。千。里。北。註。



平原君規平陽君 魏平 孝成王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從貴字推出相因而至之勢直至死亡方佳死亡富貴正是的對中間梁肉驕奢如白駒過隙總成一哭耳彼溺於其中者何

終無覺悟日也。○僕字鮑注指平原自稱非是乃應侯欲銘心耳。○不忘二字最有力此理誰人不知難在安樂中提醒念頭故以不忘二字作書紳韋弦之警他日聞澤言而遠去便見他不忘之實平陽只得似應侯之不忘足矣蓋引事獻規之意全在此亦字上擷掌見血落棒出痕若作平原自不忘則亦字少味且平原既以此規他人則自之不忘言中可見言外可想何如作應侯不忘之尤精切耶。○妙在說至坐此者多矣便佳舍蓄不盡神味無窮若添君其戒之等句則與末句同一腔板矣削高補低極力脫換以臻靈活洵醫平俗之第一金丹也。北拱

○○或說張相國重趙孝成王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合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合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言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釜右常山左河間重○後○北有代帶甲百萬常抑強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國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起如奮翮摩空結如斂翼趨巢而情態溢乎其間唐錫周
本不必添入憎愛一句但末用兩筆搖曳生姿故於起手預為
極妙章法以配之况君從此每飯不忘鉅鹿則亦敬愛交至不
復憎趙矣布置之工豈容思議○張相國鮑註蓋梁人相趙嘗
懷梁而鄙趙者不可得之小梁鮑註不可復得歸也意者相國
以罪亡梁歟吳正傳俱以為無考余謂無考姑不必論若相國
既亡梁而仕於趙不忘故國情或有之然安敢少趙人乎少之
已甚又從而憎之益難通矣若云所少而憎者乃趙人指趙國
中一二人言則篇中舉趙之強能抑強秦亦無謂且膠漆鴻毛

等語作如何解鄙意以此文乃或者為趙說秦令其重趙故獨
舉趙之能抑秦語意正相關射而緊要却在事有簡而功成者
因也一句上意謂秦欲為收合天下之功必有所因則事簡而
功易成然必因強而不因弱強莫如趙弱莫如梁今君既輕趙
趙必不重君彼膠漆不能合遠雖黏何益友邦之好不終有如
此者若鴻毛不得飄風則不能自舉是鴻毛之所因者清風也
可以作事而無所因乎秦之所因者宜在趙矣趙能挫秦往事
可觀非無能為之梁所可比輕趙重梁曾謀人國者而顧若是
乎不可得言不可得其力也正。是說梁之不可因處自是之後

屢言趙人以示親趙。蓋在上黨搆兵後。秦方怨趙時。所稱張相。國乃范雎也。秦史記本傳。鄭安平。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及須賈使秦。猶云秦相張君。則雎在秦數年。俱稱張相。可知相國柄秦。其加禮與否。乃敵國所視。以為應之厚薄者。故不書應侯而書相國也。篇中抑強秦四十餘年。如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之意。乃策士誇大之詞。必曲為之說。則鑿矣。非也

魏牟說趙王 孝成王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

○首○而○駿○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強○秦○折○王○之○騎○也○

○即○建○信○君○之○助○秦○為○橫○則○不○可○任○之○明○矣○吾○見○冠○之○將○降○而○為○

履也。鍾伯敬

○借○用○羣○首○馬○服○恰○與○駕○字○驂○字○視○貼○生○趣○天○然○精○巧○光○彩○異○常○

○作○文○有○此○佳○句○覺○晉○人○清○談○乃○成○屎○概○唐○錫○周

○上○半○語○意○即○孟○子○巨○室○璞○玉○之○喻○讀○者○如○所○習○聞○策○內○又○有○買

○馬○一○篇○殊○苦○雷○同○今○細○味○之○却○十○分○靈○快○若○緣○是○現○前○指○點○故

○覺○別○開○幽○徑○末○不○另○起○爐○竈○因○上○有○驅○後○車○三○字○遂○借○車○生

○發○便○利○之○極○一○莖○化○丈○二○金○身○真○乃○異○樣○神○通○起○處○活○畫○趙

○王○延○客○活○畫○客○來○活○畫○工○人○避○客○而○實○則○迎○時○即○來○時○來○時○即

○見○時○見○時○即○避○時○字○字○是○公○子○眼○中○事○情○景○道○真○不○推○畫○所○不

○能○到○雖○說○亦○說○不○到○也○妙○筆○北○拱

塞翁亭

○○○或說建信君困葺考成王

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色老

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

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

葺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

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令折矣建信

君再拜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而重責之末期年而葺亡走矣

健筆如生鐵鑄成當以一綠易其一字○亦將喻意引伸到底

蓋前篇之餘興未闕也強秦未折趙之鞅而建信已先折葺之

策

鞋矣掩映處有意無意 北拱

○苦成常說建信君勿收河間 孝成王

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公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天下惡秦魏殺呂遼而

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於是與殺呂遼何以異君惟飾虛偽文信侯交秦不實

猶且知之也從接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勤注從而無功取河間何

益也

案不韋始食河南洛陽十萬戶後以河間益封秦策文信侯欲

攻趙以廣河間者在既得河間之後如穰侯攻齊剛壽以廣陶

邑之類本策謂皮相國章云河間封不定而趙危者在未得河

間之先時趙將合從欲收河間故也苦成之策正與謂皮相者

同一事。乃為呂游說者。文健而有力。可誦。吳注。君惟飾虛偽。謂合從之國。虛偽難信。君釋而不合。文信侯猶且知之。可以免攻。愚意此於下文。從而有功。無功。接不去。當是云。君平時飾詐欺。秦猶知之。况收河間乎。君之所恃者。從也。不知從而有功。那時收河間未晚。若從無功。雖收河間。終為秦有何濟於事耶。接縫中似有無數闕文。細味則異常蒼老。斷碑之字。風雨滅沒。好古者低徊。晉之北拱。

希寫見建信君 孝成王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

鮑注。使為丞相。官屬。

言已待之厚。彼不宜無禮。

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

臣以為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勃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拘於羑里。而武王霸於玉門。卒斬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文信大賈也。建信以色售人者。何能與之爭時。北拱。

誣聖人

旗名

魏尅說建信君 孝成王

音介

魏注用。德。獸蹄。

音煩。獸足。

魏尅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蹄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蹄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蹄。害七尺之軀者。權也。公有國。非特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蹄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劇目鉢心之言。此輩曾為猛省否。自來寵臣有訣曰。謹身以自媚於上。故其逢彼之怒者亦希。
北拱

○○○建信君欲橫孝成王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甲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

召兵也○必有大臣欲橫者耳○王欲知其人○且日贊羣臣而訪之先

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寫兵處只八字便如鼓響旗飄聲震天地左氏最善畫軍容此

其傳燈○先有賊為之內應以虛聲恐之則可以成橫而深取

割故曰此召兵也○大臣如此而猶厚任之以事國之不亡者幸

耳北拱

李伯為代郡守 孝成王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

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

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

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敎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於

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任邊將之法第一是要推誠聽其以便宜從事乃克有濟軍機

遙制於九重未有能不敗者李伯不請而發兵是也而或者遂

誣以反此人臣所以動輒畏罪不敢於繩墨外求奇功乎大事

記謂孝成能駕御豪傑固非溢美然不能推知伯之心以知廉
願使秦人得以入其閒而致覆師之慘抑何明於此而暗於彼
歟北拱

戰國策卷之十三目錄

趙策三

孝成王

或為齊獻書趙王

馮忌欲為趙深談

悼襄王

孝成王子名偃元年丁巳也
秦始皇帝三年在位九年卒

泄鈞說文信侯遣春平君

溫陵張星破北拱評點

馮忌為虞陵君說趙王

客諫趙王親建信君

幽王 悼襄王子名遷元年丙寅亡當秦始皇帝十二年
在位八年虜於秦國滅後大臣竊治豈曰幽王
○○○趙殺李牧

戰國策卷之十三

溫陵張星徽北拱評點

○○○或為齊獻書趙王 孝成王

為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而臣竊惟

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

也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

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臣以齊

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

天下要書 卷十三 趙策

以齊承上以齊循事王○來明其所以能之故
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
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

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

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

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

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

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一篇只用幾語助變換神駿如許史記最長此法 陸貞山

純用疊筆取致爽氣風生逸情雲止前後迴環如孫知微畫活

水滿幅跳蹙淪漪也○全書中另一種鬆快文字○要認篇首

為齊二字言天下無齊之害如彼則王有齊之可以臣天下可

見臣以齊之效如此則謂臣不能者之必有所以亦可見主意

欲其親齊耳夫齊係天下之重如此然則山東無齊豈非失策

之最者而齊舍山東而私秦以為可以坐視五國之亡而豈知

禍之及已哉吾故斷斷以六王之亡皆秦獨為齊罪也 此拱

馮忌欲為趙深談 孝成王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

史記信傳有反接字廿五本此

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

客○皆○同○

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

上○常○說○非○必○

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

吳注說堯無舜相見不違○陰亦此類

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廢鹿桑陰移而受天

孟子集注所細載○國時有為此○指此

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

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

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此策與范睢初見秦王景象相似而忘之辨次之王陽明
單為末句蓄勢却使人不知所談者係何事又是有意避范睢
文格○以堯舜湯尹作交淺言深之証誣古人甚矣此書所說
聖賢事多謬妄姑勿深辨第取其文之佳可耳○談說必稱師
見爾時術業傳受之際其重如此視今世粗有一得輒據為已
能以自鳴於眾者其為重厚輕薄奚啻霄壤北拱

○○○客諫趙王親建信君 孝成王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又安元又寬開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
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
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
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
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
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
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
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

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五代史宦官伶人二傳膏液盡於此，文千秋金鑑也。前半比王斗魏牟特多波宕筆妙固善於避熟。

北拱

泄鈞說文信侯遣春平君 悼襄王

秦召春平侯因留之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

甚愛也而郎中甚妒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

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

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

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自晉太子圉質於秦而戰國習以為例多用太子質者太子儲

君也君可質乎輕國本而予敵人以權謀國者之誤亦甚矣

愚詳甚愛甚妒兩語恐荆川以為趙之嬖寵者為得若果為太

子則其立說必不爾。荆川云：春平侯趙王之所愛，平都侯春平之所愛，君臣各擁其所愛，而敵國得制其命，譬寵之害於人也。如此意固不以為趙之太子也。鮑注及平都皆趙人，似有見。

拱北

○○○趙殺李牧 幽王

鮑注：始皇十年，呂不韋免相，統國十二年，徙蜀，飲醢，死。司空馬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

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

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

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

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

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

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

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

之救秦必受之。秦受地而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為大王約。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以官長而守小吏。未嘗為兵。臣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趙王。不能將。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

之長任之為吏。

鮑法謂為尚書也。筆以書札。刀削其不當者其

妻然。

際。按上。文。許。多。語。皆。筆。

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

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

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妒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

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

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緜病鈞

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

以接手上。若不信。緜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捆。纏

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

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

趙策

司馬門趨甚疾出諂門也五月修別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微之結司空馬也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曰嗟注嗟亦嗟也嗟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幽王遷以始皇十二年立其母悼襄王后邯鄲倡女也前嫁亂一宗族既寡悼襄以其美而娶之李牧諫不聽後生子遷立為王后通於春平侯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牧戰國母后淫不制者多未有讒殺良將者牧之被誅有自來矣褚遂良諫立昭儀即為潭州之貶李復古諫立章獻後致衡州之行牧武

人也獨引大義以諍后切齒已久洎其子立則去之有若孤雛鷹鼠耳奚待頓弱聞金而又奚待郭開韓倉之譖毀哉秦政以十七年使內史勝滅韓虜王安置潁川郡十八年使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端和將河內兵共伐趙是時趙亡已決然有司空馬足以謀有李牧足以戰背城借一未可知也牧與司馬尚禦王翦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古稱山西出將如牧北卻匈奴著聲代鴈門真邊將才而嘗垂亡之日猶戰功卓卓如此可不謂能哉迨牧死而尚廢則趙亡而遷虜出師未捷身先喪長使英雄淚滿襟千古同悼矣始皇十六年韓獻南陽地九月發李

受地越明年滅之秦之情狀較然可觀司空馬策割地於幽王
王猶知其不可用然及此時而知之晚矣奴司王藏日侵月蝕
至盜亡將盡始覺而逐之何益哉割亦亡不割亦亡用李牧猶
可微倖於不亡殺李牧則所以促其立亡不仁者不可與言况
以倡后居中而用事則兼兩不仁以蹙國吾猶以為亡之遲也
已○首尾以司空馬作主中間就司空馬搭入李牧即詳叙李
牧事則又以李牧作主然牧之被誅即從司空馬口中斷定不
惟見馬去趙之有故亦隱隱見馬料事之明而趙失此人為可
惜矣此又於李牧文中再寫司空馬乃合傳之精而變也牧之

對頭為韓倉而韓倉者亦從司空馬口中點出卸去司空馬即
突入韓倉如上仙初離忽逢惡鬼令人驚心動魄接法最緊以
下惡者韓倉數者亦韓倉迫死者亦韓倉令人讀一句韓倉李
牧文即思一句司空馬文所謂於李牧文中再寫司空馬為合
傳之精而變者幾疑史公猶未到此神妙即有許多神妙亦是
偷得此書之秘耳亡字一篇骨子是蛛絲馬跡之法後面云武
安死五月趙亡此是將亡字生在武安君之死上所以結武安
君也又云趙去司空馬而亡國此是將亡字生在司空馬之去
上所以結司空馬也曰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語意推開

魏國策卷之十四目錄

溫陵張星徽北拱評點

魏策一

文侯桓子之子系本作桓子孫名斯元年威烈王二年丁巳也在位三十八年卒

○韓趙朝魏

○樂羊為魏將

○文侯戒鄒令

○文侯與虞人期獵

○○李克論相

○田子方論樂

○武侯

文侯子名擊元年安王十六年丁未也在位十六年卒

○○○吳起論西河之美

○惠王武侯子名榮國策作嬰音相近元年
烈王六年辛亥也在位三十六年卒

○公叔痤辭賞田

○公叔痤薦衛鞅

○魯恭公擇言

○龐蔥說魏王毋聽讒

○客為公子理謀止太子之行。○魏太子自將

襄王惠王子名嗣元年顯王三十
五年丁亥也在位十六年卒

○惠子說襄王更葬日

○蘇秦以合從說魏

○○○惠施說魏王合於齊楚

哀王襄王子元年慎靚王三年癸卯也在位二十三年卒
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

魏惠成王子。按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索隱曰。紀年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為惠王後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孟子生卒年月考曰。今王者杜預以為哀王。是竹書紀年有哀王而無襄王。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哀王。通鑑從竹書紀年。而不從史記。故以惠王在位。凡五十二年。始辛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云之哀王。而從世本。所有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為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其說已備載於考異矣。獨余以孟子證之。而覺史記為近是者。何也。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甲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于三十五年。特書曰。孟子來。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襄王嗣立。孟子入見王。出。有不似人君語。蓋儲君初即位之辭。不然。必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立。孟子入見。豈孟子

竟久淹于梁如是耶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耶不以禮聘孟子而孟子肯枉見耶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即譏議之耶皆非人情朱子云七篇之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不復久於梁耶余謂不特不久於梁寔生平未嘗復至梁也史記所以可信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司馬公以為必得其真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未相魏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偏魏何遽徙都以避之耶即一徙都事如此尚謂其生卒年月盡足信耶此余之所以信史記以信孟子也又曰六國表魏世家並云子縈生於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已三十矣若如紀年文侯僅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已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為改元後之年不一百有四歲乎紀年之不可信如此

○○公孫衍敗四國之遇

○季子說梁王專用公孫衍

○犀首計窮史舉

○張儀以連橫說魏

○楚王郊迎惠施

○惠子說田需善左右

○蘇代請魏太子自相

○蘇代為信安君說秦

○或為魏說秦王攻楚

○樓緩說魏與秦攻楚

戰國策卷之十四蘇叔

韓趙朝魏 文侯

四陵張星嶽北拱評點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趙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已講於已也。皆朝魏。

文侯非徒以不借兵講於二國，蓋敦信睦鄰古之善道。惠王忘其祖訓而殘民以逞，卒削其宗。

唐荆川

古道照顏色。講二國處。在寡人與趙兄弟。及與韓兄弟兩句。言均屬兄弟之國。乃不以玉帛相見。而日以興戎耶。此句不但辭借兵。直諷以解甲矣。須得其言外微意。
北拱

○樂羊為魏將 文侯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觀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能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四巴不忍麀。可以傅子。易牙殺已子。不可以近君。推此法以觀。以百不夫。
北拱

文侯戒鄴令 文侯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平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

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

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

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者幽莠之幼

也似禾鰲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

也

竟陵萬空上人盆玩最富偶指一小樹畫此彷彿高士筆也然

佳處全在參差離即間子謂萬空斯言暗合行文妙訣如此篇

幽芳四語對偶也。而偏饒跌宕之致。傾側之態。決非六朝人所
能領取。唐錫周

案文侯事卜子夏得聞西河緒論。觀此言其所得於師友淵源
者深矣。褚生續滑稽傳載西門豹治鄴事甚可喜。豹亦戰國一
循吏。史遷偶未及收。而褚生置之滑稽。則亦未為得也。北拱

文侯與虞人期獵 文侯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
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
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不云雖雨而云雖樂。酣昏之際。百事易忘。尤當自持耳。丁奉曰。
往而必以雨。必以躬。必以羣臣之共見。是好名也。余謂求君德
於戰國。豈易得此好名者乎。先生毋過苛也。北拱

文侯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下不言而論此處忽暗

李克論相 文侯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下不言而論此處忽暗

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

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

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

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

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

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

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

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

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

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謝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

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情非

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

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

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

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

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

魏成子比也翟璜遂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

每用一複筆各有一種天然奇趣飛舞筆端而音節之精妙意

味之圓足開架之麗都色色神異古今獨絕唐錫周

是人君論相之法亦是人臣薦相之法文境繚曲往復耐人十

日遊○呂氏春秋載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

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

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至既受吾賞又責吾禮

無乃難乎蓋貪官慕祿之一念百事都放倒了此可以徵璜之

人品此拱

田子方論樂 文侯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音岳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

左方之聲高

說注音洛以治官為樂

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

於聲臣恐君之壘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非是謂音不當明明於官則聲律無不精者推此而治天下之

道其要總在任人耳升庵謂其深得君人之理信然 北拱

○○○吳起論西河之美 武侯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侍

坐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

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

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

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

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夏桀之國，左天門

之陰，而右天谿之陽，盧畢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

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

知王鍾之言有意。

○三○段○各○點○入○以○照○字○善○字○正○見○在○善○而○不○在○險○然○可

○承○晉○君○之○言○

○承○子○又○附○之○

○當○也○包○善○脩○二○字○善○字○中○包○許○大○作○用○在○

天下要書卷十四
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
○段○說○得○更○親○切○無○此○則○上○二○段○無○力○
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實
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
之子矣。

畫出泛舟攬勝，句句有指手畫脚光景。儒生經濟，却以英雄本
色發付之，故絕去頤巾氣。讀古人書，原不當死於句下。左傳
子革對靈王，全是操縱之法。然若非下半篇文字，俗眼何由知
前半之工妙。王鍾對武侯，只因吳起喝罵，讀者便認為佞臣口
角。此大誤也。蓋謂晉國之所以強者，此險則晉國之所以衰者。

亦即此險是險，豈可恃乎。揆厥由來，總在善脩與不善脩之故
耳。若善脩之，則為霸為王；而主盟中夏者，此險若不善脩之，則
為分崩為離析。而三氏共分者，亦即此險。細玩一善字，正應下
三善字，反針末一惡字，而鋒鏑不露，乃作者故意留吳起發論
之地。謂之明暗相參法。若以愆愆口角目之，寬却妙人，寬却妙
文。○武侯王鍾之言，開口能一齊喝破，已奇。乃以下辨駁處，又
能細細分承，雙雙綰住，故是卓犖之筆。○引証處，將三事劈分
三段，各以恃此險也三句為章法。後忽就自己攻城陷陣，上指
示一番，遂使上三段如雨後山新沐也。得此一變三疊，俱活可

見作文當求活路。起下與諸大夫四字連王鍾吳起俱在內。而又見叨陪輦轂者寔繁有徒矣。妙甚。結處西河二句回顧浮於西河確是舟中現前委任語。然下一專字并應到與諸大夫四字也。一點一畫俱非無故。慎勿滑口念過。北拱

公叔座辭賞田 惠王

魏公叔座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澠北禽樂祚魏王說郊逆以賞田鮑注趙將

百萬祿之公叔座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棟據田以待賞有功者

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地形之險阻决利害倚邪行繞折也喻敵之壓已

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饗襄之力也懸賞罰於前使民脉見其凶形見其顯

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語見平當具不

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是裝幌子

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饗襄田各十萬吳起

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强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巴

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最○道○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為人已。○既亦盡也愈多。公叔當之矣。○積○得○確○

公叔辭賞。可為人臣居功者。法四十萬之田。所以勸讓也。惠王此舉亦善。晉君臣滅吳之日。愧此多矣。叙過吳起。寧襄便應說到自家矣。忽表出王之明法。亦作叙功之例。一齊攬入隱隱。見得賞罰當明。而諸臣之美。決不可得而沒也。若將此意在後。發出反覺著迹。且下文止云。臣何力之有。輕輕推辭。則亦無處安頓也。不可不悉其經營之苦。北拱

○公叔痤薦衛鞅惠王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座對曰。痤有衛庶子公孫鞅。與法座之家臣。甘羅為文。請侯少。庶子之也。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弟能聽。勿使出境。王弟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之。不亦悖乎。公叔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

連下六個悖字。雋甚峭甚。然不用衛鞅。未悖也。不用孟子。乃大悖耳。北拱

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杯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總上遊策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莊重密栗。體最貴而言大醇。魏司隸咸儀者。不得不羞冠履矣。後人大寶箴丹。表箴其原。蓋出於此。舉觴擇言。酒為主也。因酒及味。因酒味及色。而弄及臺。連類及之。株蔓延不可不一齊。搜拔要之。起處觴諸。酒味在內。臺字明提。便已現出三件。藏却。湊成四件。此板中帶活妙。格前人徒賞其。雕字珠。未有及其。布置之工。若猶是買橫還珠耳。北拱

龐蔥說魏王毋聽讒惠王

龐蔥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

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疑類。投。即。疑。其子。甚矣。

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蔥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

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

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

不得見。

市中有虎事之最無理者。而三言乃成之。况跡之疑似者乎。此巷伯有萋菲侈之喻矣。王鳳洲

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則雖父子不能保其親。此讒舌所以可
畏。戾園始終於兵。臺瓜不免。數摘總從此。自謂把捉得定。處錯
却定盤星子。猝中以毒無解救處矣。舍知言窮理外。而漫言燭
奸之方。皆梁惠之自為知者耳。北拱

魏太子自將惠王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
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
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
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
令人驚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
得矣。太子止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
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案太子有撫軍監國而無自將。在人防患之意甚微。蓋以師在

制命。若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榮。故豕鬲不可以帥師。自是千古來制。晉獻使申生將下軍。士為已知其不得立。後令伐東山。泉落而里克切諫不從。金寒玦離。亂迄三世而後定。其事乃魏人所耳熟者。今惠王復以糜爛其民之故禍失中。其所生不仁者之受報獨烈。何前後若合轍也。漢高帝十一年。黥布反。帝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皓乃相謂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若無功。還則從此受禍。急請呂后乘間為上泣言。如四人意。上曰。吾唯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張敖因說上曰。今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明年上從擊破布歸。疾益甚。而崩。使當時太子在外。戚姬與趙邸諸臣襲斯。高成謀出。赫蹠稱遺令。扶蘇前車。固不遠也。即王太子於淮南故地。亦將安所歸哉。故留侯與四老人調護保全之功。全在此着。而實得力於外。黃徐子之說。若王魏說建成擊黑闥。欲以有功抗秦王。正坐不明斯義耳。夫長子主。豈區區擊一黑闥之所能敵乎。麗華正位。東海讓藩。玄武勒兵。宋王拱授。此又前星之變。而可與權者。彼王魏奚識焉。太子將軍而行。方在睡夢裡。及悟頭撥轉。立要旋師。雖徐子謂其不得還。猶急急上車。刻不能待。寫此時茫然自失情狀。甚覺可憐。

雖然君父有命。本由不得自主。徐子此策。可以行於太子。何獨不可以行於惠王。况既明知其不得還。則又似多此數語矣。作者於篇首。特下過宋外黃。外黃。徐子八字。明是局外閒人。說閒話。論閒事也者。而素號善辯如惠施。輩乃黑無一言。至馬陵之敗。方圖雪恥。徐州之役。不償厚負。則有愧於徐子。寔甚。魏之無人。自可想見於筆墨外。此史家補空塞罅法。致為精密。故可奉為不祧之祖。北拱

○惠子說襄王更葬日襄王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

深候

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

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

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學首。學首曰。

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惟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

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李歷葬於楚山之尾。樂水

漏流也。

棺兩頭也。

水也。墓為漏。流所。故見之。

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

絕在張幕。

堂如朝廷然。

使樂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

○典○明○據○
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
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
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
意者。蓋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
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又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
天下。豈小功也哉。

憑空撰出一件典故。便可破太子疑團。要知回天之力。全在能。
識大體。彼勞民重費。見解如坐針孔中。聞者亦烏得而從之。
文王事只云先君欲見羣臣百姓。此却添出扶社稷安黔首大。

個字說得越冠冕。正大全為一義字。縉染與太子口中不義二。
字。筆筆作反撲之勢。妙在倒怪太子欲亟葬。倒怪太子蓋法文。
王。純用踏入一步法。其筆勢最為峭拔。無前也。檀弓復句于。
秋絕調。渠亦只一筆兩筆耳。國策此篇只葬有日矣四字。却一。
見兩見。三見。而一見。有一番意味。只文王之義四字。亦一見兩。
見。三見。而一見。有一番神采。真獨擅之技。那得不膾炙至今。
從羣臣轉出。犀首再從犀首轉出。惠公看他只一惠公。而曲曲。
折折。凡兩頓而始出之。重其人。乃所以重其言也。此文章家自。
古地步處。北拱。

○ ○ 蘇秦以合從說魏襄王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

陽郟陵舞陽新鄆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

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

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

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

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

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

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

長沙

知舍五百里

無以異於三軍

交強虎狼之秦

勢以內劫其主罪無

負主也今乃有意西面

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

王句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于逐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

斬紂於牧之野○宗隱曰謂以青中裏頭以共於衆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

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斷徒十萬車六百乘

五千正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

事秦夫事秦必割地効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

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

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

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若何毫毛

不拔將成芥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

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
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
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反覆辨事秦之失策總在魏強處看出縱運旋如倉公鍼灸

必中理經絡之要聞者所以首肯亦痛駁橫人機軸從說

趙篇來○從人謂橫人為不忠橫人亦謂從人寡可信互相訾

訾夫蓋均耳然三晉之亡卒以割地則從為近實者明兒去國

論全從此得箇把柄遂成至言此拱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惠施說魏王合於齊楚

襄王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索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為可，不知是其可也。如其明耶？亡羣臣之智術也。如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

鶯聲一自轉 北拱

○公孫衍敗四國之遇哀王

齊王聞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

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畢首

期齊王至之日先以五十乘至衛問齊行人以百金以請先見齊

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

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

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信齊王

之遇遇事遂敗

若於起手並叙四國下文何以獨見齊王遂能離却三國耶看

他下齊王將見四字。把齊為主。令人披卷了然。讀古者於起筆。最宜着眼。如左氏秦晉圍鄭篇。先叙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便為燭之武。所以說秦之地。先叙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便伏燭之武。所以獨說秦之故。即是此法。以五十乘至衛。妙正欲其開動。漏入三國耳邊也。兩個先字妙。一是預先打點停當。一是明其并欲見三國。只如猶勞者。然開動處極開動。詭秘處又極詭秘。然非靠百金妙用。亦安能有濟耶。孔方之靈。千古同。此供。

季子說梁王專用公孫衍哀王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為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成云。擊。射。之。擊。信。不。可。以。步。死。百。年。服牛驂騾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騾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與纏北之北並看篤論。宋南渡後。諸將迄無成功。正坐此二弊。

○ ○ 犀首計窮史舉 哀王

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

為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

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云。○ 說○ 音○ 朔

犀首非能說張儀也。欲窮史舉。即匿怨而參與之善。且許以國。

張儀非不知衍之不善已也。一聞讓國之言。而說頑頓無恥於

斯而極。每讀之。蓋三復掩卷太息也。○ 史舉張儀羽翼故數

使見衍。以求萬戶之邑。錢鶴澣

先噲之。而馮詭字寫出癡狂子不自度量。

○張儀以運衡說魏哀王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全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也諸在陸云文勢若萬馬之勝萬也

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

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

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魏往廣

下十萬魏之地熱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

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

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

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涇

水之上以相望也。夫親見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襄城，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拔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虚，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虜楚而益魏，攻

魏是離三正之術

東之法

起波

章之法

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愚，前討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

音色也

唐荆川云

始終謀帝秦梁也梁之事秦最疏

而最先亡

開手即從魏之形勢，說入確是說魏文字，移綴不得他國。此認題切題之法，中以諸國錯綜揉和而出之，總完得個從之不可

成意風旋雷轉部署寂若無聲此兵家軍也○說韓篇起法亦
然說楚則說從秦起說燕則說從趙起各極單刀破陣之奇○
儀魏人也又嘗仕魏乃率秦以伐父母之邦率父母之邦以事
虎狼之秦其罪可勝誅哉若夫魏之事秦則情猶可恕也詳考
從橫本末蓋顯王三十六年蘇秦始合從以擯秦次年秦使犀
首欺齊魏以伐趙而從約解四十一年秦客卿張儀將兵伐魏
取蒲陽言於秦王請復以與魏因說魏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
儀歸而相秦四十五年張儀復伐魏取陝四十六年儀免相出
相魏慎靚王二年魏惠王營卒子襄王立張儀復說王王不聽

於是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三年蘇秦合楚趙魏韓燕伐
秦再申前約也攻函谷關秦擊之五國皆敗走四年齊大夫殺
蘇秦是年齊敗魏觀津齊敗約也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諸
侯震恐於是張儀復說魏王即此篇之詞也王乃倍從約而因
儀請成於秦儀歸復相秦夫張儀留魏六年說衡而不聽則是
魏猶知盟好之不可負也伐趙之役則犀首罔之也上郡之謝
則張儀詐之也觀津之敗齊先敗約秦又以兵威臨之魏惡得
而不衡哉然不衡者非其本心也後三年復背秦合從則其情
猶可恕矣所可惜者儀既有蒲陽之取陝之取又出而相魏明

知其梟雄而故任以政是魏人之愚而不覺適成張儀之智亦
大可嘆也。此章以衡說魏耳未及諸國也。後報王四年儀乃
說楚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此尚十年。蓋儀破從之術先嘗
一試於所易動者如此。北世

○楚王郊迎惠施

家王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此法謂乘敵釣也釣二子者將測交也。施因令人先

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釣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

聞之因郊迎惠施。

惠施可稱智囊。復叙是此蓄擅張不換半字已別開一重妙

境。北世

○惠子說田需善左右哀王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一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蘇長公論賈誼謂其不深交絳灌意取此。○所云樹之難而去之易者，乃千古通病。○精語包羅十七史。

此拱

○蘇代請魏太子自相哀王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

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

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若其為梁奇致

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

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

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

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王

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為非

天下要書 卷下曰 魏策

鮑注固猶久者

固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重。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太子果自相。

此梁王之詞。先於答問中一一假設入。後只用以此語告之。這倒裝過去。文情如花影橫窗。寒溪印月。所謂實者虛之。虛者實之之法也。自左氏楚晨壓晉軍。而陳一段文後。久不見此秘妙矣。請相敵國固非也。太子自相果是乎。然其詞特巧。以太子自相作主。頻頻提明。并不相三人意。亦縮在太子自相內。又併實於主之法。秦漢官制大抵轉相沿襲。如丞相之

置始於秦武王。而此云丞相。璽趙策中建信君曰。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則魏趙亦有此名。漢景帝時始有太守之號。而此策凡五言之。則當時已有此稱矣。北拱

天下要書 卷之四 楚策 三 楚公初序

○蘇代為信安君說秦哀王

秦名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

無○效

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為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

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

○提○魏○一○遠○

○提○趙○一○遠○秦○實○並○主○

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

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亦明

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

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

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

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合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而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為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

完事也。彼折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為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強人之合者交益疑。塞人之與者交益勁。此天下恒情。非直為

信安解紛。張子登

魏趙合最秦所不利。信安主厚趙者秦欲失之。以塞二國之交。故篇中兩兩對說到底一反一正。氣局大而閒架極清。北拱

或為魏說秦王攻楚 哀王

獻書秦王 昭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

大王之熟計之也 梁者山東之要也有地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

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

者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 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持也山

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 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

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出 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不必能救地可

廣大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

以為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為難不先以

魏策

三

魏策

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韓梁於秦為腹心之疾。所當急去者。楚地數千里。秦百萬軍。

不能救人之急。而於以自救其急。則有餘安得為弱。觀秦定天

下。卒先梁而後楚。則知此書正與秦取天下大勢相反。特或者

欲為魏移禍於楚。而強為之詞耳。秦之所以聽之者。豈受其愚

哉。蓋以山東尚強。而此書插入此四字。正深中其隱故也。夫山

東尚強。則秦之姑置梁而從事於南伐。亦事理所必然者矣。

山東尚強四字。如何插入。虧他於恐必大合之下。公然下此四

字。筆力勁絕。亦與下三弱字打照。自來讀者忽為沒緊要。何也。

○樓緩說魏與秦攻楚哀王

魏秦伐楚。魏王不是。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

王。王不如合秦楚。以交制之。

師能左右之。曰似。秦昭六年。與韓魏共攻楚。蓋秦之能以魏也。

以魏則合魏楚。而交制之者。秦也。魏安能交制秦楚。緩之策

似為魏而實為秦。大不可用。北拱。

入下要書 卷之四 策 三五 止 長分書

